

梅弄影

爱情会有假象

□钱永广

同学会上，红没有来。问及她，有人说，红在一个小镇上摆着小摊卖水果。她的日子，想必是我们所有同学中，过得最为苦涩的吧？我们这些同学，现在不是在机关谋了个一官半职，就是开公司发了财，最差的也在事业单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我还想向大家探知红的婚姻状况，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红是我读大学时候的一个同学。全班人都知道，红的老家有个男友——一个高考落榜后在家务农的青年。他对他的爱是那么投入，执着。她的男友也相信她是爱他的，可男友的爹妈却坚信，儿子只是一个农民，而她毕业后只会留在城市，这段爱情注定不会有结果。在农村，娶个媳妇也不容易，担心儿子的终身大事被红耽误，他的爹妈决定趁早在村里给他重订一门亲事，并催迫着他结婚。

红的男友也不是逆来顺受的人，爹妈与他争吵，怒吼着说，如果他真的相信爱情，红真的爱他，就让她别念大学，回来和他结婚！就在他扛不住的时候，他跑到学校找到了她，看到心爱的人为爱情憔悴的样子，她感到万箭钻心般地疼。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可以为对方牺牲一切！青涩的她认为，虽然读大学对她很重要，但爱情才是最宝贵的，读大学也应该为爱情让路，她要回家和他结婚，即使回到农村种地，也在所不惜。

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在那个年代，能读大学，就意味着将来不会再回到农村去，并会在城里有份非常不错的工作。红还差两年就毕业了，就可享受到政府分配工作的待遇。可红的去意已绝，她的决定，让全班的同学都扼腕长叹。

为了爱情，红退学了，我们虽然为她叹息，但她离开校园飘然而去的身影，像一朵去留无意的云彩，着实曾让憧憬浪漫爱情的我们怦然心动。

之后，就没有了她的消息。直到同学会，我知道她与男友结婚后，日子过得很不惬意。再后来，有一次我出差路过那个小镇，终于见到了红。本来我以为我们会会有很多话要说，可竟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记得她说的一句话：爱情也会有假象，貌似很美，它不能长久地开放在天空。

我想我是听懂了她的话。青葱年代的爱情，假象爱情就像烟花一样闪耀着镜光，看上去很美，却只能绚烂一时。等它开放完后，天空还会暗淡下来。

本来，红不必非要选择退学，或许她还可以选择别的方式，一样收获爱情。可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常会只要貌似烟花一般的假象爱情，而不会理智处理爱情与生活的纠结，而这恰恰是假象爱情的失落所在。



燕归来

相守·不离·静好

□云翥

对着镜子涂睫毛膏看到眼睛越来越漆黑透明的时候，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去见一个人。早在两个月前就说好要去拿书的，结果一拖再拖，几次骑车从门口经过，觉得来日方长便又一闪而过。可此时涌上心头的想念，令我心如火烧。

那天早上浏览我喜爱的歌手的微博时，才知道曾参加过好声音的青年歌手姚贝娜乳腺癌复发入院抢救中。下午再浏览微博，赫然又是一条姚贝娜的消息，竟伊人已去。在我的印象里，入院治疗总有希望，况姚贝娜之前曾治愈过。不料几个小时过去，一条患病消息竟变成了死亡讣告。

盯着这条消息愣怔许久许久，眼睛不招招呼就湿了。这一刻忽然好想好想，每个爱我与我爱着的亲人朋友。其中尤其惦挂一个朋友，她在去年时被诊为子宫癌，后来证明是误诊。虚惊的后遗症是，只要她告诉我生病，我第一反应便自动连接到子宫癌。把人与死亡拉上关系的东西，令人如此敏感而记忆深刻。它的出现意味着有个人可能会永远从你面前，从这个世界消失。而你与之发生的一切，也将陷入黑暗，就好像一部分的自己，也随之永远消失了。

所以我在进行到最后一道往脸上扑定收珠光粉的程序时，确定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按平常的惯

车子几步，手机响，朋友打回来追问，怎么忽然断了？发生什么事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昨晚忽然梦见你了，就来看看你。”我说。

“我梦见你好几次了。只不过没说。”朋友说。如无意外，你所想念着的人，正在想念你；你所梦见的人，已梦见你无数次；你所担心的人，也正担心你。心灵的磁场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运作着。没有一种吸引和牵挂是无缘无故的。如果彼此心灵深处都为对方留了位置，这是确定无疑的。

去年冬天在家，跟侄女和妈妈同睡一张大床。妈妈早上起来穿好了棉衣坐在那儿跟我说话。嫁到本村的明明姑姑，在小学教书，育有一儿一女，正当盛年。在参加婆婆的葬礼时，一个头磕下去没能起来，没等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当时在帮厨的另一个邻居媳妇，和明明姑姑平时要好，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明明姑姑都埋了几年了，她还时常会独自呆呆坐在那里掉眼泪，家人问起，说是想起了明明姑姑。生命是这么脆弱无常！妈妈的声音让我安定，说话的内容却让我惊心。深深躺在被子里，听妈妈断断续续地说话，堂屋里传来父亲给火炉添炭的响声。此时此刻，仿佛地老天荒，时间静止。就这样，温暖地陪伴，相守，不离，静好。

史海钩沉

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幕后

接待方针

1971年12月初，周恩来以中性的标准制定接待尼克松的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他强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

随着到访日子的临近，重大责任慢慢下移到基层，整个京城也随即呈现躁动、紧张的局面。1972年2月10日、17日，市委连续两次下达关于进一步搞好接待准备工作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各局、区县，希望在尼克松到达以前逐一落实各项工作。2月17、18日，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杨寿山等人率队分头检查17个重点参观工厂和6个游览单位，着重在参观路线、安全保卫、环境卫生以及解说词等方面一一把关，提出了从未有过的高标准。2月18日市委负责人吴德亲自来到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在厂区逐一检查重点部位，并在现场指示市委人员再传口信，要求各单位坚决把接待任务完成好，保证外宾在本单位不出问题。

实际上，从职权来分，北京市只负责尼克松随行人参观工厂、商店、游览景点及社会层面的安全问题，重点接待单位约有20家左右。2月17日晚上，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杨寿山和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把相关单位负责人叫到市里，再三强调：“这是一项极为光荣、重要的政治任务，要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实际演习，做到人人心中有底。”结果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回去后，又在第二天清晨匆促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市

内幕揭秘

麦克阿瑟朝鲜战争丢官真相

一

1951年3月中旬，杜鲁门总统收到一份从西班牙、葡萄牙驻东京外交官那里截听来的电文，其中他们向上司汇报了他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谈话。谈话的要点是：这位将军满怀信心，他能够把朝鲜战争转化为一场大规模冲突，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中共问题”。麦克阿瑟希望，假如此事发生，葡萄牙或西班牙不要感到惊慌；苏联要么是置身事外，要么就面临灭顶之灾。

杜鲁门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麦克阿瑟必须被革职。由于消息来源不能公开，杜鲁门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公开使用之。美国在1951年又不打算承认它对友好国家进行了窃听。所以，麦克阿瑟撤职的问题，还得靠别的途径，靠他的公开言论，而这是多之又多的。

麦克阿瑟的倒霉之处在于，他的公开言论给杜鲁门罢他的官提供了充分的根据，甚至不需要利用截听通信所得的材料。麦克阿瑟在1950年12月曾发出牢骚说如果没有增援力量，他就无法守住朝鲜；但李奇微上任之后部队并未得到额外补充，然而却成功地向前推进了，这同麦克阿瑟在11月至12月所造成的灾难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点就连外行也能看出来。

因此，麦克阿瑟开始中伤李奇微及其“拉锯战”。他对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只要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仍然不受打击，那么靠在朝鲜杀死中国人的，不管杀死多少，也无法防止红色中国在亚洲的侵略。”他好像不能理解李奇微的战略是要建立并坚守一条防御战线，以此作为结束战争的谈判的第一步

1951年3月15日，亦即杜鲁门在给媒体的声明中对越过三八线有意含糊其辞的那一天，麦克阿瑟把他的批评意见扩大到了他私下的小圈子之外。他在向美联社社长休·贝利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批评

底，早已列出各类问题人员192名，对五类分子和精神病患者作了重点安排，让他们届时工作任务在身，无法有空隙离岗。

临战状态

到了1972年2月，北京全城进入了临战状态。接待单位开始全力打扫自己区域内的厂区、室内卫生，参与人员之多为历年少见，各单位纷纷报告称“面貌大有改观”。有意思的是，在尼克松到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各接待单位突然整建车间里的更衣室。北京不少工厂的更衣室多是建设中利用剩余物资随意搭建的，样子破旧，这次市里下令予以全部撤除，重新翻建。有的车间男女更衣室整修后的面积共达800多平方米，宽敞而又整洁，工人们借此享受到了外事带来的福利。

市里领导特意叮嘱道，接待人员的衣着尽量穿得干净，女同志尽量穿花衣服。同时，市革委会根据最新的上级精神，派人到主要街道上的画像、语录牌、标语口号等作了调整和更新，并指示建设部门对外宾可能到达的街道的门窗、墙壁、厕所等，抓紧进行简易的粉刷和修整。

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的保障，商店中的食品、农产品比以往大大丰富，副食品的销售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难得的改观。譬如水产公司规定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对质量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食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

有趣的是，商业副食部门重点关照了尼克松随行人员及记者所住的饭店及周围的商店，陈列了品种齐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琅满目的观感，随时销售，随时补充，一直供应到贵宾离京。

（摘自《南方周末》陈徒手/文）



出朝鲜。”它还间接表示愿意讨论北京提出过的那些问题：“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将大大地减轻远东国际紧张局势，也将开辟途径，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从外交上讲，这些话对于谈判来说是完美开端的第一步。它并没有事先做出让步，但确实为实际谈判中的让步提供了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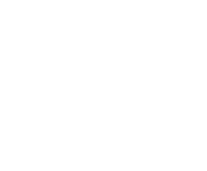
杜鲁门评论说：“这一声明的用意是：一项不带任何威胁或谴责、表达我们和平解决意愿的建议，也许会得到良好的反应。”三天之后，正当国务院同其他国家政府商谈声明文稿时，麦克阿瑟自己向敌方发出了和谈呼吁，给总统来了个釜底抽薪。“要是他是存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研究报告说，“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官简直再找不到比这更有效的办法来激怒总统了。”

尽管麦克阿瑟后来佯作无辜地把他的声明说成是一项“例行公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麦克阿瑟的声明事先未送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又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打招呼，就推给了界报。正如人们所料，麦克阿瑟后来否认了任何失措之举。这一年晚些时候，麦克阿瑟在一次友好集会讲话时自夸说，他揭露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阴谋”之一。

不论理由如何，麦克阿瑟的这次挑战已经是够过分的了。用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话来说，他的声明——给我们的盟国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使他们对我们的如何行事完全摸不着头脑；总统拿出一样东西来提请他们注意，并调整他们的行动以取得一致行动。但这一过程还未做完，战地司令官又提出来一个建议，使总统处理事态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尤其认为，它造成了政府的领导能力失信于人。

在杜鲁门看来，“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再次公然违抗三军总司令，即美国总统的政策。”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接到被解职的通知。（摘自《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周恩来作为主要事者，在前景险恶不测、极左思潮泛滥的政治大局下，深知接待工作的超级难度和复杂性，他只能谨慎从事，异常小心。



周

恩

来